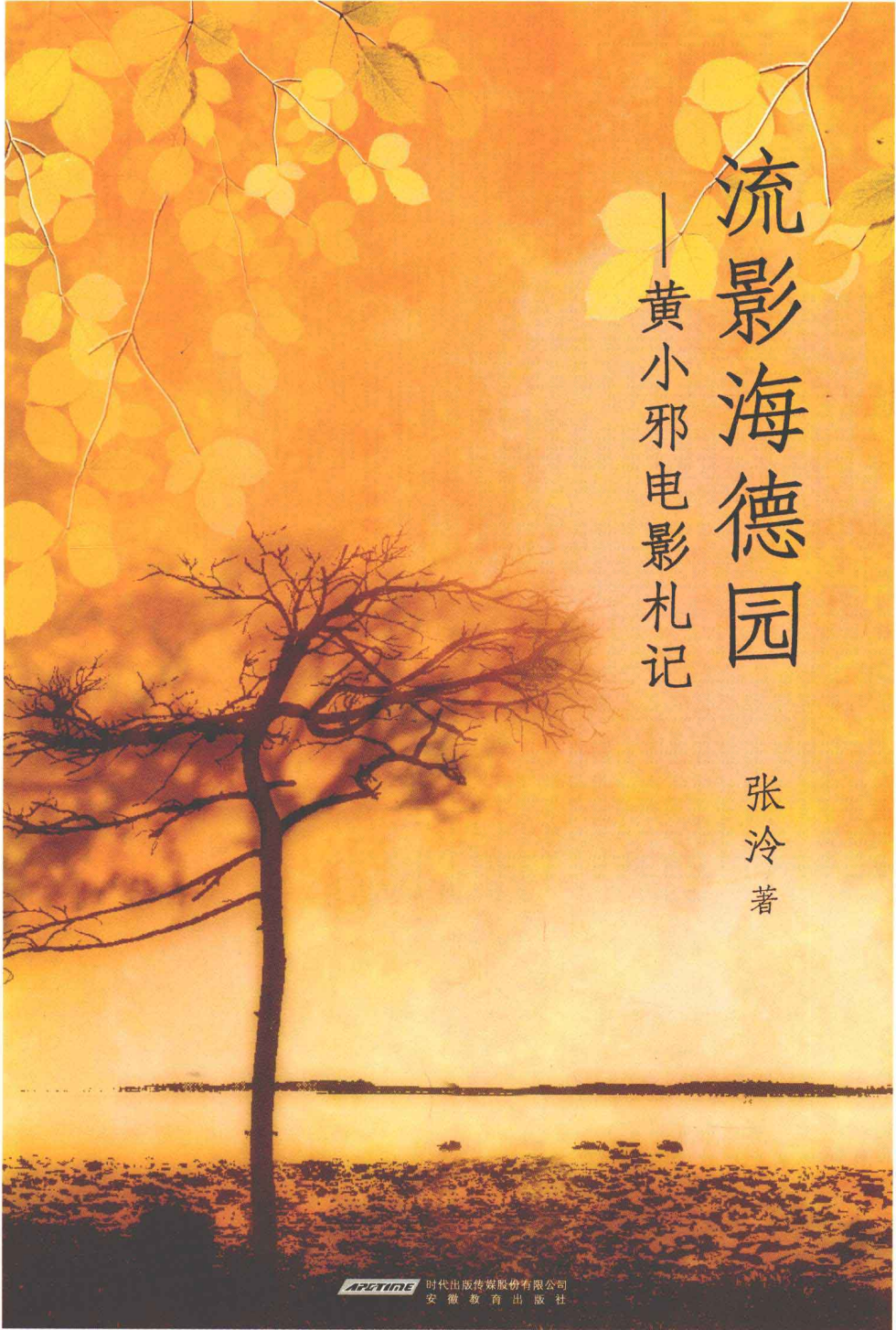




流影海德园

——黄小邪电影札记

张泠
著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流影海德园
——黄小邪电影札记

张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影海徳园:黄小邪电影札记 / 张玲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12

(厘米书系)

ISBN 978-7-5336-6410-7

I. ①流… II. ①张… III. ①电影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9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244 号

书名:流影海徳园——黄小邪电影札记

作者:张 玲

出 版 人:朱智润

策划编辑:张 利

责任编辑:王 骏

装帧设计:陈熙颖

责任印制:王 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电话:(0551)381250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75

字数:20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10-7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张冷，以“号”行。为什么自号“小邪”？从没有问过她。我们要为这样的自况留一些神秘感。

我们惯常只是看电影，甚至看看电影，而小邪是读电影。因为小邪是个读书人。

她每从电影中读出文学来，于是吸收到更深入的营养。她的文字，却多空镜，像古人画的册页小景，像脚本中貌似散淡的闲笔，出自一位好耐心的掌镜者。

书读得多，电影读得多，书写游弋穿行在两厢，渐渐勾兑出她自己的一种读法和写法，有意思。

又因为践行万卷书、万里路的周游，于文化辨识上的自觉恐怕出于本能的迫切，于是她有意识。她读城市，也是读她自己的成长。

电影，书，其中的世界，要面对的现实，私下的自己，笔下的自己……重重叠叠，其间如何地交互映射，如何把握或纵逸有意无意的分寸，很有意思。

爱读书、读电影的人，往往他乡认作是故乡，漫眼看去，就代入了似曾相识的情境，于是日常的体会中得了益处。

从小邪的心得中，见我所未见，感我所不感，是我们做她的读者的益处。

因为喜爱，为读书而读书，为读电影而读电影，真是好。

郑大圣

2011年10月1日

目录

1 序

第一辑 城市·行影

3 巴黎琐忆:电影与城市的多重生命

9 木草街

15 早安,北京。晚安,迁徙的鸟。

23 山景流音

26 海角山端

28 静物的不同时代

32 阅色

35 海边的卡梅尔

39 纽约故事

46 影戏城市间

52 胡同儿因缘

第二辑 彼岸·音影

69 八月岛屿

78 都会经验,间歇及灵性风景

84 台北灵魂画家眼中的风景与细节

93 南国·彼岸

101 林怀民·蝉

106 花忆今生

115 拥挤的乐园

第三辑 赛璐珞·流影

- 133 蚀在夏夜微笑时
 140 白色树林,红色沙漠
 145 汗湿的手握紧野花
 154 巫山云雨
 157 让·考克多
 160 天堂的孩子们
 166 若再见面,就给你看我的脸
 172 父辈的往复与灾难的未决
 181 芒种
 186 胜过希区柯克的悬念大师
 193 梅尔维尔的杀手
 198 让我们知道强盗怎样刷牙
 203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213 怀旧的情书,写给 1968 年的巴黎
 220 神秘失踪
 225 灵车里的厌世者与嬉皮的向日葵
 228 隐藏的白丝带

第四辑 琴书·流年

- 235 那些碟贩子们……
 240 琴声长伴读书人
 245 九重葛
 249 年年岁岁一床书
 255 故事里的树
 260 不信芳春厌老人
 263 秋天奏鸣曲

267 后记

第一辑 城市·行影

巴黎琐忆：电影与城市的多重生命

在亲临巴黎之前的漫长时日里，已看过太多关于巴黎的、或拍摄于巴黎的电影。影像、城市、私人记忆、公共空间、真实与虚幻……彼此夹缠，亦彼此丰富。去年冬天一场短暂的旅行，亲临其境的“重访”，愈发印证，在更多人视电影为商业和娱乐的时代，巴黎，仍尊崇着艺术电影；那里，仍是艺术电影的天堂。

愈发庆幸，自己选择“电影”作为终身相伴的研究课题，因其寓意早已超越电影文本、叙事或“电影作为艺术/商业”讨论本身，延展到文化、政治、社会、历史、哲学研究各个层面。艺术再现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关系神秘而暧昧，时常彼此影响；电影对现代文化、日常生活及城市空间的影像展示令人沉迷，而电影院亦作为私

密的公共空间点缀于城市的肌理中；电影资料馆以物质形式储藏影像（电影拷贝、DVD 或海报）和文字（研究资料），及引发非物质的记忆和联想。而我有幸，在巴黎的时日里，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电影和城市的多重生命轨迹细细体味。

圣诞节前夜，与在巴黎学艺术的友人 C 和 L，穿行在索邦大学所在的拉丁区，圣米歇尔大道（Boulevard St. Michel）附近的僻静小巷，寻找一部合适的电影。此处星散无数小艺术影院，回顾爱森斯坦、伯格曼、安东尼奥尼，或上映最新艺术电影。看得人流连忘返，只叹分身乏术。我们选了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的《豹》（Le Guépard, 1963），在香波隆街（Rue Champollion）的 La Filmothèque du Quartier Latin。温暖空间，红色座椅，蜷缩着专注的人们。似懂非懂的法文字幕。于我而言，这比北加州斯坦福戏院圣诞前夜保留片目、弗兰克·卡普拉的《美好生活》（It's a Wonderful Life, 1946）更为意义深远。对每部电影的印象充满偶然和不可预测性，与当时的影院空间和个体经验、状态密不可分。于是，这部电影、这个影院、周遭的观众、这个城市，成为时间地标，陪伴 2010 年 12 月 24 日夜晚的异乡旅人（就像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那一分钟的朋友）。

我们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尽管这个比喻已被用得太多），在巴黎四处找寻或偶遇电影的踪迹，无论封闭的美术馆还是户外花园，无论繁华街市还是寥落墓园。看蔡明亮电影《脸》后，“重逢”卢浮宫。《脸》中出现的达·芬奇名画《施洗者约翰》暂时缺席，而空白墙下，让一皮埃尔·里奥由内钻出的方形洞穴仍在。戈达尔电影《法外之徒》（1964）中，三人嬉笑着跑过卢浮宫空阔的走廊和台阶、林立的名画和雕塑；贝尔托鲁奇电影《梦想家》（2003）中

向此场景致敬。缓步走过他们跑过的“路线”，痕迹不在可见的物质世界，而在记忆和心理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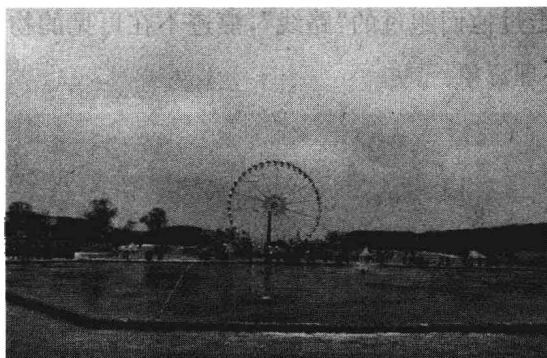
在由车站改成的奥塞美术馆 (LaMusée d'Orsay), 见到阿塞亚斯电影《夏日时光》(2008, 为纪念此美术馆成立二十周年



而拍, 本意为短片, 后拍成剧情长片) 中出现过的家具: 样式奇特的木桌、木椅, 竟如老友重逢, 奇异的亲切感。而它们自己的生命故事与悲欢历史, 却成为永恒的秘密, 保守在静默中。寻找侯孝贤电影《红气球之旅》中孩子们去奥塞美术馆看到的那幅画: 一袭白裙的小女孩在绿树绿草如茵的公园追逐一只红色的球——瑞士画家菲利克斯·瓦洛顿 (Felix Vallotton, 1865—1925) 的 “La Ballon” (1899)。不见踪迹。询问工作人员, 才知被借到旧金山的 Legion d'Honneur 美术馆展出。想必侯孝贤的电影, 也改变了这幅画的生命轨迹, 令它因电影的知名度而受更多关注, 有更多时空旅行。



穿过塞纳河上的“新桥” (Pont Neuf), 似乎莱奥·卡拉克斯 (Leos Carax) 电影《新桥恋人》(Les amants de Pont — Neuf,



1991)中的米歇尔和埃里克斯仍蜷在角落。“天空是白的,但云是黑的”。冬日,两岸树木苍茫,旧书摊人迹寥寥。奔流的河水

中,仍有满载游人的船驶过。游人仰头,举起相机,拍下桥,和桥上的我们。我举起相机,拍下河水、游船,及船上的他们。船客中,可曾有过理查·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电影《日落之前》(Before Sunset, 2004)中的朱莉·德尔比(Julie Delpy)和伊桑·霍克(抑或他们扮演的人物)? 绕过“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并排而立的奥兰治美术馆和 Jeu de Pomme 美术馆,是杜勒里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长方形水池,背景天际是巨大的摩天轮——巴黎人当初认为埃菲尔铁塔丑陋,它却成了巴黎的影像象征和著名景点;摩天轮竖起时,也招致批评,它却又成了著名地标。蔡明亮电影《你那边几点》和《脸》的结尾,都在水池旁边;顽童趁湘琪熟睡将她的行李箱扔进水池(被小康父亲自台北飘荡至此的幽灵以伞柄救起),及蔡明亮、小康和牡鹿围绕着水池的缓慢追逐。冬日的清晨或入夜时分,巴黎独有的朦胧的灰色,建筑,天



空，塞纳河水，清冷，静谧，沉淀成诗和历史的颜色。

另一个灰的午后，我们走在蒙马特高地的小街。路遇一个巨大的绿色垃圾桶。L同学叫道：这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蓝色》和



《红色》里都出现过！——一位老妇人，颤巍巍要将瓶子塞进垃圾桶，未果，女主角上前相助。电影，就是这样卷入、干预着我们的旅途，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要感谢那些拍出动人电影的人们。

的确，我们走在去公墓的路上。圣·文森特公墓依然大门紧闭，失去看望马塞尔·卡内(Marcel Carné)的机会。走去不远处的蒙马特公墓。依照从办公室拿来的地图，找到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的墓。他与早逝的妻子 Vera 合葬在简单的黑色大理石墓地。枯树伫立，鸦声不绝，空中飘着些雨丝。周遭墓地，有些覆盖着亲友刚送来的新鲜艳丽花束。克鲁佐的，空无一物，略显寂寥凄清。感慨半晌，去寻葬在这里的另一位



导演：特吕弗。墓地拥挤复杂，颇费了些周折。幸得守墓人指点，方才寻到。与克鲁佐一样的黑色大理石墓地，只是上面，有一束刚开始枯萎的红玫瑰。

有朋友说，常有影迷在此放地铁车票，纪念他的电影《最后一班地铁》。记得特吕弗的人，终究比记得克鲁佐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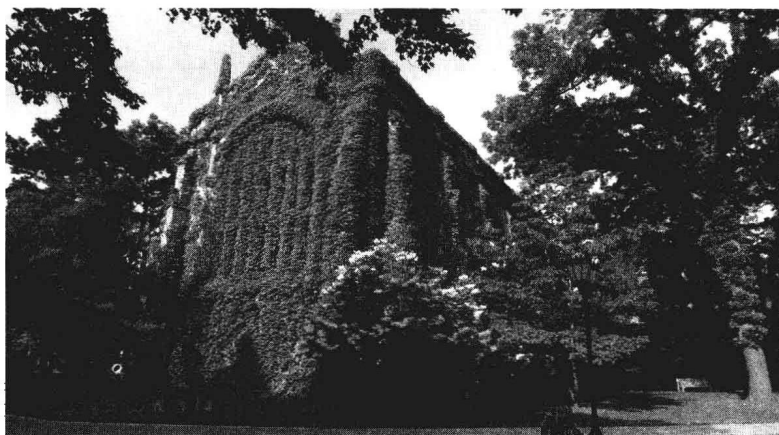
他们寂静不语，而他们的生命，会被电影无限延续下去。是艺术家、是电影、也是我们的幸事。

木草街^{*}

逐渐虚伪地崇尚一种看似朴素(然相对精细)的物质生活,又竭力掩饰自己的造作:以关注底层的左派自居,而无法拉近距离(或说,政治上的温和左派,艺术趣味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若戈达尔——当然,他在政治和美学问题上都激进得多),如此矛盾,潜意识中是否算矫情傲慢?

密歇根湖畔,碧树红墙修道院,宁静而凝神。而知数年后,终

^{*} 注:所居芝加哥海德园(Hyde Park)Woodlawn街,自作主张说成“木草街”,听来不伦不类,倒也有不伦不类的乐趣。



还要流浪去未知所在,东西南北,此陆或彼岸。或许此生都会四处漂泊,因而不设想未来,习惯于不期而至的偶然。生之路,不过际遇与主观选择的结合。沈阳,北京,Iowa City,Mountain View,Chicago,X,Y,Z……迁徙太频,处处是故乡,而处处皆异乡。人为过客。整理行装,与此地相关的人与物,记忆与纪念物,丢弃或携从,匆忙而仓皇地奔赴下一站——无怪某友亡父生前曾曰我命中有“驿马”。

乐此不疲享受这些探险过程,远行之痒不时蠢蠢欲动,因了好奇,对未知之地、之人、之世界。用一个已泛滥的比喻,如戈达尔电



影《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 1964)与王家卫《阿飞正传》(1990)中的“无足鸟”,餐风饮露,御风而行,落地时,也即生命结